

## 湖畔摸蟹

□潘万余

我小时候的顽皮和现在的孩子是不一样的,特别是与城里的孩子不一样,那种乡土气息,那种酣畅淋漓是他们无法体会的。我家住在湖畔,暑假里,每天清晨起床,几步爬上堤坝,迎着湖风,眺望远方湖中成群的鹅与鸭,看它们惬意地畅游在翠绿的水草中、红菱间,或振翅低飞,或低头觅食,抑或是一个猛子扎入水中。再看来回穿梭忙碌的渔船和围着渔船低飞,等着渔民将网中不要的小鱼小虾抛出时,突然扎进水里的各种叫不出名来的水鸟。

湖里全是宝,我们这帮淘气包自然晓得。那时候污染小,湖里的螃蟹在产卵季,都能爬到家里的被子里。

逢暑假,躲过在田地里忙农活的家长,我们三五成群下到湖里,在湖滩上找寻螃蟹的巢穴,一通注水、挖掘,一准一只大闸蟹就会成为我们的盘中餐。

后来,螃蟹越来越少,湖滩上再也见不着它们的巢穴,我们便下湖摸,哪个区域摸到螃蟹,便会一传十、十传百。由于能换不少钱,于是好多大人也加入摸蟹行列,湖里黑压压的人,甚是壮观!有人摸到一只后,立马周边的人就会向他那个方位靠近。

到了晚上“收工”时,有收获的毕竟是少数,但大人、小孩们照样都兴高采烈地谈论,分享着摸蟹的乐趣。悲催的是到家后的我们,身上全是红疙瘩,奇痒无比,两只手根本不够挠。原来是水中的虱子(养鹅、养鸭的自然产物)叮咬所致。

那时候家里没有清凉油,风油精之类的东西,在母亲的帮助下,赶忙跳进近乎开水的木澡盆内,尽管烫得龇牙咧嘴,但明显比那种瘙痒要舒服得多,忍了吧!发誓再也不去摸螃蟹了!可过不了几天,见别人收获多多,经不住诱惑,一准还会再次钻入水中加入摸蟹大军……

现在想想,那时那么坚定地去做一件事,除了顽皮天性外,还有自己嘴馋、家里穷等原因,当然,更多的是满载而归后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美食时,父母、家人的赞许和肯定,那是一种“个人价值”得到满足的自豪感。

## 田野里,日头下

□杨启鲁

1988年的暑期,似乎比今天这个夏天更热,更酷,更躁动。高考完毕,我丢下书包,直奔农田。

玉米是人工点种的,为保证出苗,每个坑点都要撒上三四粒种子,出了苗以后再拔掉长势较弱的几棵。七月,正是拔苗除草的时候,我的暑期就这样开始了。

高考结束的我,没有作业,有的只是时间。没用几天,苗儿就被拔过了,剩下的事儿就是拔草。

田野的风被太阳控制了,一动不动。我拔掉的野草,转眼就打蔫儿。但打蔫儿的草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。中午的一块乌云,一场骤雨,便能让草儿涅槃。于是,我天天蹲在田野里,像被太阳暴晒的顽石,本来就黑的肤色,在骄阳和汗水的肆虐下越发黝黑。家人劝说过几次,均无果而终。只有我清楚,身体被压榨到极限时,我才能暂时缓解心头

的压力。那年的暑期真的很热,热得缺水。高考成绩出来了,我没敢去县城看,本村的同学去了趟学校,回来说我考了485分,离本科线差6分。

独自躲在小屋里时,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滴落了好几次。我没有太高的奢望,只想到省城读个本科师范,可这样的愿望却没能实现。母亲最会做思想工作,说读大专就已经很不错的,能继续读书,能转非农业户口,能吃公家饭,看看那些落榜的,应该知足。我虽有复读的念头,但考虑到家境,父母的不易,难以启齿。

于是,那年暑假,我强咽泪水,一次次默默地奔向酷热难耐的广阔的田野。我在田野里拔草,任凭骄阳暴晒,放任暴雨洗刷,脑中想起的竟是崔健的歌词:“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”。

三十年来,田野里日头下面的那个身影时时警醒着我,小屋里瘦弱男孩的几抹泪水鞭策着我。暑期过后,我走进了本地的大学校园,毕业后参加了本科自考,再后来又脱产攻读了硕士研究生。我想,只要不忘记那样一个特殊的暑假,就一定还有梦想,还有追求,还有不一样的明天。

## 那些年,那些忘不掉的暑假

投稿邮箱:  
qlwbxz@163.com



## 同学

□樊磊

2003年那级学生是我教过的第一届毕业生。

暑假里,当我去镇上派出所领学生的时候,我是说不出的尴尬与痛苦。一进门,见班长赵国与另一个学生王伟耷拉着头蹲在派出所值班室里。因为我刚毕业时在派出所工作过两年,与派出所的民警都很熟悉。赶紧问了下情况,原来是派出所的哥们怀疑两个孩子大清早偷东西,但两个孩子死活不承认。在所里,任凭我百般询问,两个孩子就是一声不吭。经过交涉,我把两个孩子带出了派出所。

领他们去吃早餐,我想趁机再问清楚情况。但两个孩子只顾着埋头吃饭,始终不说一句话。接下来,我接到的家长的电话越来越多,很多家长反映,孩子们假期里不学习,天天外出。

那时没有手机,没有QQ,为了了解情况,我就偷偷去调查。

全班64个孩子,60个在镇上打工,四个孩子在县城打工。有的在发传单,有的在饭店干活,有的在

加工小零件。好不容易召集到几个孩子,谁知他们满嘴没有实话。无奈,我打算在班长赵国身上下手,苦苦追问之下,他最终说了实话:全班所有同学打工,都是为了池程能上高中。刹那间,我终于明白了一切,心里一时间分不清是感动还是气愤。

池程是班里家庭最困难的学生,单亲,母亲常年有病,弟弟年纪小。池程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,但每年2000多块钱的学费和近2000块钱的生活费对她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,而她母亲早就希望她能退学打工挣钱了。班里的同学知道情况后,希望靠暑期打工为池程挣出高中三年的学费与生活费。赵国与王伟就是因为一大早去小区发传单被人怀疑偷东西的。

我想不出用怎样的办法安慰孩子们,也许是我忽略了对池程的关心,也许是我轻视了孩子们的爱心力量。每一个孩子都在为自己的同学辛辛苦苦地打工,遭受着别人的嘲讽与白眼,承受着家长的不解与困惑。他们没有任

何怨言,甚至没有想到他们打工挣来的钱,对池程的未来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
这是孩子们初中的最后一个暑假,或许也是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暑假。哪怕没有任何的希望,他们仍尽己所能做最后的努力与坚持。

被孩子们感动着,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池程的将来铺路:为她联系镇里的民政部门寻求资助,为她联系高中学校减免学费……但最后放弃的却是池程。最终她选择去打工,放弃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梦想。

多年之后我再见到池程时,她已为人母,抱着孩子,和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样,早已没有了上学时的灵性与激情。周围的同学都已事业有成,但她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简单的几句寒暄,我对她有说不尽的惋惜。回忆那个暑假,池程却有说不出的感动:那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暑假,虽然是那么无奈与遗憾,但我不后悔,因为那个暑假有着无尽的爱与温馨……

## 那年的情书

□马海霞

么事情也没发生,能避免不少尴尬。所以,我觉得暑假是写“情书”的最佳时间。”

磊子想了一下,又问我:“若是她收不到信呢?”我笑着说:“寄挂号信呀,等一月若是收不到回信,你就再写一封,第二封信就表白白了,假装问她点别的事情,顺便问一下第一封信她收到了没有。若是人家两封信都不回,说明根本对你无意,你就死了那条心吧,连续寄两封挂号信,她不会都收不到吧?”

磊子接受了我的提议,决定假期里写封情书给那位女生。

——那年暑假,我收到了磊子的“情书”,原来他是用班里的女生试探我,我对磊子纯属哥们儿友情,于是第一封信我没回。一个月后,我又收到了磊子的第二封信,我也没有回。开学后,我们和联谊宿舍的男生一起聚餐,我和磊子都没提暑假里信的事情,大家依然在一起嘻嘻哈哈。

## 我当了回“逃兵”

□钟倩

热水必须去一楼。设施简陋,住宿艰苦,没有暖瓶,只能用喝水的大杯子一趟一趟接水。接回来,洗洗刷刷,刚来那几天的兴奋早已疲惫代替,我们倒头便呼呼大睡,带翅的毒蚊子轮番轰炸,也抵挡不住我们来势汹汹的睡意。

就在睡得最香甜的时候,一阵急促而熟悉的口哨声响起,穿过走廊,送到枕边。“起床,快快快!”堪比夜半惊魂,好几次我都是从梦中惊醒,来不及定定神,就找鞋子、套衣服,拼命似的往楼下跑。有一次跑到楼下,才发现穿着拖鞋,赶忙折返跑,这一通下来吃奶的劲儿也用上了。迟到的同学,老规矩罚做俯卧撑,有的女生红着眼睛小声抽泣,有的男生直接累趴在了地上,那场面让人由衷感慨:合理的是训练,不合理的是对我们的磨炼。

半夜里拉练,常常下着雨,我们在漆黑的山路上行走,很快就衣服湿透,刺耳的蛙叫声、成

片的秋虫鸣,错综交织,那真是没有一丝渣滓的天籁。雨意朦胧,夜空还微微亮着,像是演出的幕布,我们走向更深的孤独,肚子也跟着咕咕直叫。这样的拉练是带点诗意的,可是,我们只有咬牙坚持的难言苦痛。回到营地后,天亮了,稍作停顿就要进行晨跑,那绝对是灭顶之灾。

终于熬到军训尾声,想着明天就要回家了,那天晚上大家格外兴奋,七嘴八舌说个不停。篝火晚会结束,回宿舍就寝,我心心念念母亲做的炸酱面,眼角噙着泪进入了梦乡。到了半夜,“咚咚”的敲门声使我们几个一骨碌爬了起来,竖着耳朵听。原来是教官,他在门外叫人去执勤站岗,该轮到我了,事先没有通知。我听明来意,蒙头装睡,他不死心,硬是闯进屋来,“哪个是钟倩?快去执勤!”室友们都纷纷躺下装睡,没人回应,他无奈地离开了。就这样,我当了回“逃兵”,也留下了小小的遗憾。那年暑假军训的经历,值得我一生去回味。

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暑假,想必很多孩子都是在浮躁中度过的,我也不例外。那个时候,还没有小升初衔接班,但迈进中学大门之前的军训是必修课。刚开始,我是兴奋、期待,接到军训通知书后,是忙碌、紧张,还有一点小激动,等坐上大巴车来到山郊野外的腊山陆军学院,我只有两个字:害怕。

第一次离开父母,第一次独自生活,完全军事化管理,对我来说就是闯关。哨声就是命令,口令就得服从,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。太阳底下站军姿,半夜里起床拉练,早上起来长跑,这是我最新刻骨铭心的。因为身高体胖,站军姿我还能应付过去,汗水眯了眼睛,后背湿得光光亮,也不能动一下,就像被钉在地上一样,磨伤的是人的毅力。

半夜里起来拉练,我是最懵头的。晚上集训完,一回宿舍,我们几个就人仰马翻,不愿动弹,只有头顶那台破风扇,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我们住在五楼,打